

人生感悟

藏在善心里的机会

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

1972年夏季的一天，一个小伙子正在工地打工，看到一个工人走了过来，向他借吊桶要打点水喝，这个小伙子便告诉他，井里的水不能喝，会得血吸虫病。然后，小伙子便把自己刚沏好的一壶茶端给那个人让他喝。在交谈中，小伙子得知那个人是福州人，在永泰待了两天一直没买到火车票，所以打算走回福州去。

小伙子便劝他留下来住一晚，明天想办法帮他买火车票。当天晚上，那个人就留下来了，小伙子买了瓶二锅头酒，又弄了几个鸡蛋，两个人边喝边聊。那个人说他是某农场的场长，并让小伙子不要在这几干了，可以去他那里给他当推销员。小伙子也没当真。

第二天，小伙子帮那个人弄到了火车票，把那个人送上了火车。半年后的一天，大年二十九，那个人忽然来了，带着小伙子找到领导，说要带小伙子回去过年，而且过完年小伙子也不来了，他让小伙子到他那儿工作。

就这样，小伙子跟着那个人回到了那个农场，成了农场的一名推销员，那个人教小伙子做推销工作，小伙子工作也很卖力气，第一年就赚了一两万元钱。从那以后，小伙子的事业越做越大，后来终于成了著名企业家，这个小伙子就是被胡润慈善榜评为“中国首善”的曹德旺，那个扶持他的人，叫王以晃。

如果没有王以晃的扶持，曹德旺的命运就很有可能被改写。而他之所以能得到王以晃的帮助，是因为他当初能够在对方遇到困难时主动给予帮助，正是因为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善举，才为他自己创造了机会，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
热心帮助别人，给别人施以善心，看似无偿的行为，其实是为自己积蓄了将来得到善报的资本。一个常常行善的人，他的善行尽管得不到直接的回报，却一定能得到意想不到的间接的回报。善举可以创造奇迹，帮助别人，其实就是给自己创造机会。

唐宝民

灯下小品

陪贾平凹赶会

梦野

从童年起，我就开始赶会了，那是乡间的庙会。十里八乡的人，步行的、骑车的、坐车的，甩开一路的黄土，奔赴唱戏的村子。在城市赶庙会，我是极少的，一次是陪刚换牙的小女儿，一次是陪大名鼎鼎的贾平凹。同登城边的二郎山，因我是文学的痴迷者，他赶会的点滴，映照在我心里。

那天出席神木市文联座谈会、文旅节开幕式、文学颁奖仪式后，贾平凹一行在我的陪同下，就南往西津寺了。车行神盘路，没有午休的他，跳跃着的视线，沾一点湿气，美景在他心中繁衍着。

想给养育我的陕北神木，多留些贾平凹的印迹，我们没有走来时路，从神马路绕行，在石壁“神印”下，轻风邀我们合影。远远地看见乔庄村，我想，贾平凹是经过我的故乡的，感觉那些老榆树，也精神了许多。

在滨河路南段，我们停车小憩一会儿，贾平凹是少不了抽烟的。我说：“贾主席，咱们去石笋，‘大部’还在等着呢，咱在那会会了。”他弹了弹烟灰：“在你们那个大剧院，不是都会会过了嘛！”我一下紧张起来：“今天的主要行程是石笋遗址，你们不去，我交代不了啦！”他迟疑了片刻说：“咱们去了还是不去？”省作协党组书记齐雅丽接上说：“今天迟了，太远了，一下回不来。”

我想起贾平凹在前一天晚上问我：“神木有个西什么寺。”我说：“西津寺，在黄河岸边。”他说：“那咱去一下。”我说：“看看石笋。”他说：“西安有半坡遗址，那个比你们这个早多了。”正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市委办主任赵益问：“梦野老师，你们在哪？”我说：“在二郎山桥头不远处，正歇着，准备走了。”他问：“你们去哪呢？”我说：“他们要回房休息，我想请他们赶庙会。”他说：“那你赶紧问，给我回个话。如果赶庙会，杨书记一会儿就出来了。”

我指了指二郎山，问贾平凹想不想去赶庙会，他问今天初几了。我说：“四月初八。”他一下就动心了：“那咱去一趟吧！”

车拐过大桥，仿佛都有了羁绊，人车一律慢下来，像突然间灵妙了，一下子生出了无数双眼睛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视线相互交织。老老少少接踵而来，又擦肩而过。在入口处对面，我们停了下来，那里聚集着一片戏迷。

我们一路嬉笑着，仿佛把燥热挤出了路边。没多久，市委书记杨成林赶来了，饭桌上，更多的是发展旅游的话题，就是如何把神木，打造成“神旅”。

在山头的西南侧，是曲折的石阶，黑黢黢的，像浸了墨，一级一级往上挤，有种悬空的感觉。从彩霞洞，我们一个个抽身出来，就看见古佛洞、观音堂，心里悄悄翻阅着明史。此刻迎来的不仅是和风，不仅是通慧，更多是文脉意义的相逢。贾平凹倚栏而立，眺望着，从远到近，从高到低，从大到小，感受着神木的发展，他猛然间一问：“哎！那座山叫啥？”杨成林说：“九龙山，高高的，那个是麟宝塔。”贾平凹兴奋地说：“这山势，像个游龙。两座神山，合抱一城，挺聚气的。”杨成林说：“这些年，神木变化了，老百姓的生活变好了。”

人群中，蠕动出一个扇面式的石阶，贾平凹停了下来，视线在日出的方向，他问：“这个河好宽啊。叫啥河？”我说：“叫窟野河，从伊克昭盟起身，一路情深意长，投入黄河的怀抱。”贾平凹说：“你总是说得诗情画意，梦野这个名字，和这条河有关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不会游泳，怎敢‘野’呢？这个名字是上高中叫的，想的是广袤的乡土。”杨成林说：“梦野有情怀，也是我们这的名人。”齐雅丽接上说：“名人、名人。”杨成林说：“神木正在建设能源核心区、生态示范区、综合先行区。生态示范区里，窟野河也是一个重点。”贾平凹说：“知道了，梦野常介绍了。”一条向北的路，牵出擦肩擦肩的人们。我们经过瑞云洞，在草木绿汪汪的问候中，不舍地下山。

人头攒动着，感觉要把小路挤瘪。在食品街，我一路问着贾平凹：“你喜欢吃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再看看吧，好吃的多得很！”直到看见一个有意思的招牌：“凉心上。”贾平凹说：“就这吧。”一碗碗凉皮端上来。我问味道怎么样，贾平凹说：“好着呢。”

山挤着，人就稠了；人挤着，气氛就浓了。从食品街挤出来，我们望着二郎山，夜色中还是人流如潮，还是热闹不止。一会儿，返回酒店，我挥挥手：“贾主席，今天你累了，早点休息，有我送你的木枕头伴着，一定能睡个好觉。”他说：“但愿但愿！”



秋日，笔者走进江苏省张家港市塘桥镇金村村，看到一幢幢农家别墅，一条条干净整洁的石板街道，与田园风光相得益彰。作为文化底蕴深厚的千年古村，重建后的金村村在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中焕发出别样活力。家家户户门前屋后绿植环绕，一院一风景。

曹建朴 摄



湖畔风光。

王泽民 摄

故园情思

月亮吻过吊脚楼

杨太国

顺着流水般的光明回到光着脚丫的孩提时代：那是吊脚楼下麦浪起伏的季节，美丽的阿妈酿米酒，酒香醉了吊脚楼。

今晚窗外吹来稻浪的芳香，镌刻在夏末秋初的画景里，也镌刻在吊脚楼的神韵中。在月光吻过的吊脚楼里，妻子端来了甜甜的米酒。

秋初的风很蚀骨，因为我想阿妈了。家乡斑驳的旧墙仿佛还影动着阿妈的辛劳，让我重起了回忆的章节：我家住在彩云间，吊脚楼傍水与水鸭、秧鸡、蛙等谱写着村庄的烟火。一曲山歌悠悠唱，马帮的马铃叮咚响。阿妈炊烟的味道，就像清风过山梁，在田湾山谷飘香。一条小溪从门前过，炊烟伴舞着夕阳，这就是多年来我乡愁的味道。这就是阿妈那根风筝线，缠绕在心头，游子浪迹他乡的繁华很迷茫，吊脚楼下的小河依然静静地流淌，阿妈却离开了人世，她走了，化作沃土与青山永恒了。

在我刚比阿妈的背箩高一点的记忆里，我骑在爸爸的

脖子上，像将军检阅着他的部队一样，检阅着田湾山谷的花花草草；我在阿妈的背箩里，被阿妈的头发与风爱抚，云鸟为我展姿和歌唱，花草树木为我舞蹈而婀娜多姿，我被呵护得幸福极了。

从牙牙学语到漫长的求学路后，我终于有了走出山外的本钱。置身于钢筋水泥的世界里，从下岗到创业失败，我磕磕碰碰，心力交瘁，一波波的形势变化，都在将我边缘化……慢慢地，我的乡愁越来越浓郁。

年复一年，不知有多少次我都归路在梦乡、归路在阿妈离开的地方。反反复复地重复着一种传承的哀思，想念月亮吻过的吊脚楼。多少次我都想，阿妈的白发三千，想子欲孝亲不在。世事弄人，阿妈不在的那几天我却失联了……

家乡的炊烟依然升起，秋初的柔性喧嚣着乡愁的热烈，我在海滨凭栏思语彩云之南，自叹风华逝，疑是前生有情债，每当诗酒总生愁。那无数次明眸暗起波才形成的爱人，继承了阿妈的炊烟，微风抚竹夕日照，一韵打成

米酒甜。

我总在盼望一个又一个的明天，去替月亮吻我的吊脚楼，去替清风叩响门铃。我总以为时间还很长，她可以等我。可是，当我停下脚步时，阿妈已经老了！慢慢地从家乡的吊脚楼消失了。吊脚楼里只有很对不住的爱人在重复着阿妈的一切，可怕的是她也在一天天变老。我将错过了她最美的年华，我总在等待，等待功成名就、衣锦还乡。可是我的等待最终只是一个头衔。我却错过了一生的青春，和最基本的人情味。

不，我要回家，要“落叶归根”。终于我扛上了锄头，与半老的爱人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灵感涌动了，就在田间地头奋笔疾书，灵感写完了，就来一场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。当吊脚楼里月亮吻过我的脸时，她递来甜甜的米酒，举手投足和小时侯的阿妈一模一样的，我差点就说出“谢谢阿妈！”。接过米酒，刚喝一口，想到差点叫她阿妈，喝进口的米酒又喷出来了。她骂道：“你这死鬼，一天雀神怪鸟的。”

口颐之福

凉州美食“三套车”

梁莎

前些日子去武威出差，当地友人说带我去吃地道特色美食——凉州“三套车”。

武威古称凉州，我倒是早就知道，而且也很喜欢这个带有苍凉古意的名字，不禁让人想起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的孤寂、美丽。但凉州“三套车”这个名字，还是特色美食，着实令我一头雾水。

在友人的引领下，我们直奔武威北街口一家小吃店。门外既无人眼球的招牌，屋内也没有豪华的装饰，仅有三五张简桌。

看我东张西望，满是好奇，友人笑着招呼我落座，便慢慢向我介绍，这“三套车”分别是：一碗凉州汤面，一盘特制的腊肉，一杯冰糖红枣茯茶。这三种食材组合起来，如三驾马车一样，缺一不可，少了任何一样就不完美。而且三样食物的食用方法是有先后顺序的，先是要吃面，第一口面会让人觉得味道寡淡，这时候配上腊肉一起就会别有一番滋味，等吃完腊肉和面，再用茶来清清口，冰糖红枣茯茶不仅香甜可口，而且还可以清肺火，健脾胃。

品味乡村

故乡是一支清远的笛

张玉

“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，总在月亮的晚上响起。”透过席慕容的诗，我又依稀看到儿时故乡那水质清甜的老井，巷内一家家斑驳的木门……

故乡马头镇，依水而建，自古以来，交通便利，商业繁荣。镇上水道交错，小巷纵横，青瓦灰墙，被誉为“小江南”。小镇的北面是沂河，与运河相通。其中一片水域，每年春暖花开，成群大雁以人字形排列自南方归来，在水边芦苇丛栖息，嬉戏。

通向河水的石阶被岁月打磨的光滑油亮，人们常常蹲在那里洗头，洗衣服。“哗啦啦”的流水，载着人们的欢声笑语向远处奔去。不远处，一条渔船飘动在水面上，船上静默着戴着斗笠的渔翁和几只黑色的鱼鹰，宛若一幅清淡素雅的水墨画。倏尔，一只鱼鹰钻进水里，河面荡起银色的涟漪。

小镇的人枕着沂河的臂弯，悠然自得地生活着。我家居住的那条小巷，有卖锅饼的，有做烧鸡的，有蒸汤饺的，有打火烧的……各种香气常常在巷内萦绕，引人垂涎欲滴。“羊肉咧，羊肉——”“火烧，卖火烧了——”小贩的吆喝声在巷内此起彼伏。偶尔路过一家半掩的窄门，木棍压锅饼的吱嘎声透过门扉隐隐传来。

早晨，小镇的人们常常三五成群去糝铺喝糝。冒着热气的浓汤上，洒几滴香醋，点缀上嫩嫩的香菜，再切上一盘熟牛肉，色香味俱全。边吃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唠着。喝过暖暖的糝后，泡上一壶小镇特有的大叶茶，开启一天新的生活。

而孩子们最爱吃蒸汤饺。当夜幕降临时，王阿婆挎着一个干净的竹篮吆喝着卖汤饺。揭开竹篮上洗得白白的笼布，汤饺露出了尖尖的小脑袋。它比水饺略小一些，细长如柳叶，皮薄馅大，咬一口，一股浓汤顺嘴角流下来。有一次，汤饺卖光了，弟弟没买到，回家哭了很长时间。第二天，阿婆特意送来一大盘蒸饺。

在各种香气的诱惑下，几枝木槿或火红的石榴花探过青瓦垒的镂空花墙，在小巷里摇曳生姿。大人孩子一年中最盼望的是逢年会，这是小镇最热闹的时候。

大大小小的，各式各样的货摊，挤满了大街小巷。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不必说年会上红红的辣椒圆、圆鼓鼓的麻团、香喷喷的烤红薯，也不必说五彩斑斓的年画、蜡制的松枝小鸟，活灵活现的小面人，单是听评书就让我们孩子们对年会充满了无穷的期待。

戏剧院的露天大院，挤满了人。有摆着担子给人理发的，有穿长褂拉二胡的……

说评书那里人最多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或蹲或站，围得水泄不通。

说书先生一扬手，“啪”地落下惊堂木，不急不缓地说道：“且不说那长河落日依旧圆……”人们聚精会神地听着，渐渐沉浸在《穆桂英挂帅》《薛平贵西征》的故事里。暖暖的阳光下，劳累一年的人们，享受着难得的悠闲与惬意。

可往往在听得人入迷时，又一声惊堂木响，说书先生来一句：“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未知的故事情节，让人心里痒痒的，一天食不甘味。

看大人们在集会上忙着生意，孩子们也跃跃欲试。回家烧开水，泡上茶叶，冲满一大壶，搬出小方桌，摆上茶碗，倒上水，卖茶。白白的瓷碗，汪着翠绿色的茶叶水，甚是好看，竟招来不少顾客。小镇的人，没有浮躁，没有匆忙，他们在万家灯火炊烟中，感受着生活的宁静和美好。外出来学，工作，离故乡越来越远。而记忆中的故乡，随时间流逝，在心底越发清晰起来，如清脆的笛音，悠扬在朦胧的月色里。